

隊員的心底話 |

五個角度一條心，溫拿談溫拿，是一個有趣的過程。五個腦袋，分別盛載着同屬一個殿堂級樂隊充滿傳奇的集體回憶。由初相識的經過、組合的前身與光輝歲月、如今仍記憶猶新的趣事、走紅到分開的難忘經歷，以五個不同的角度娓娓道來，不論看法一致，還是各有補漏拾遺，皆合力編織了一個見證香港流行音樂與文化發展既立體又真實的故事。五個同樣熱愛音樂的「香港仔」，在充滿機遇的成長環境中憑努力奮鬥而光芒四射，更無懼人生順逆與時間考驗，建立了「一條心」的友誼，真摯可貴得教人讚嘆感動，以行動說明了何謂千載不變的兄弟情。



ALAN TAM

譚詠麟

阿強牽線的音樂旅途

溫拿成員之中，阿倫最早認識阿強。想不到一個沉靜寡言的男孩，自從將一名喜歡唱歌的朋友帶進生活圈子後，竟無意間為香港樂隊的黃金盛世揭開序幕。

「我第一個認識的溫拿成員是阿強。那時學校暑假有許多音樂比賽，所以不少業餘樂隊相繼成立。我曾經在某年暑假加入八隊band，其中一隊的結他手就是阿強。他告訴我在天后電氣道練歌，叫我有空去玩，因此認識了阿叻和健仔等。」

蜷縮在睡床上的健仔

「健仔年輕的時候很『柔細』，比我矮三吋，也許他發育遲，後來才長高。阿叻當時住在健仔家的洋服店閣樓，媽媽是二房東，負責收租。我去找阿叻時必須經過健仔所睡的尼龍床，只見他常日上三竿也不起來，所以給我的印象是一隻『蝦米』，常蜷縮在床，非常嗜睡。」

「沙塵仔」陳友

同時間，阿倫認識了天后的街坊陳友，乃人所共知的「沙塵仔」，喜歡「認叻」。

「『陳友』的名字真沒改錯（陳友的真名是陳志濤），是健仔給他

起的呢稱，意思是『沙塵友』，什麼也拿出來吹噓，家裏是沒有秘密的，因為都給他公開了，有任何新穎有趣的東西也拿出來炫耀。」

如果以為陳友「沙塵」就不受同輩歡迎，那就大錯特錯，因為在一群十來歲小子的眼中，不單沒因陳友的行為而反感，反覺得這高瘦的男生常常給他們看到充滿新鮮感的東西，令他們十分好奇。

溫拿前身 The Losers 的崗位分配

溫拿樂隊的前身是「The Losers」，那時阿B還沒加入，成員包括著名演員陳百祥（阿叻）和陳百燊兩兄弟，原來初期全隊成員都是彈結他的。

「那時流行學彈結他，但沒可能整隊都是結他手，於是就由健仔分配崗位。健仔繼續彈主音結他，阿強彈 bass（低音結他），陳友打鼓，陳百燊負責 keyboard（鍵琴），我和阿叻就唱歌。」

健仔邀請重返樂隊

阿倫 1967 年認識「The Losers」各成員，一起參加歌唱比賽，1969 年獲得「海灘音樂節」冠軍。其後受邀前往日本沖繩表演，在那裏住了數月。工作結束後，阿倫在家人安排下前往新加坡留學，回港後發現「The Losers」已面目全非。

「回港後原有的樂隊已改頭換面，阿叻兄弟離隊從商，找了一個名叫『大口仔』Kenny Cheung 的負責唱歌和彈 keyboard，後來阿B加入，會吹喇叭和主唱，我則從事了別的工作。那時他們在灣仔





一間名為 Downtown 的酒吧工作，我偶爾去探班，看到他們玩得很開心。後來健仔游說我重返樂隊，我同意了，但只當是兼職。」

在 Downtown 兼職時期，阿倫和阿 B 輪流唱歌和彈琴。據阿倫說，他們曾結伴去跟 D'Topnotes 樂隊的鍵琴手鍾定一（阿一）學琴。

溫拿走紅 阿倫分身乏術

從新加坡返港後，阿倫到了洋行打工，也有經營自己的生意，包括開廣告公司，直言最初只視溫拿的工作為其中一份兼職。

「我與當時香港七大廣告公司的人稔熟，包括黃霑，所以自己也開了家廣告公司，旗下有 1,700 多名廣告演員，當中有很多是外籍人

士，因為在酒吧工作，可以遇到許多外國人，先用『寶麗來』替他們拍照，然後安排試鏡就行，有些小型的廣告我也可以承包。」

想不到溫拿樂隊走紅得很快，工作越來越多，精力無限的阿倫也開始應接不暇。

「當時樂壇有種現象名叫『嵌 band』（樂隊互相較勁），因為六七十年代流行英文歌，而同期樂隊都會演唱當下最流行的十首作品，更會同場演唱相同歌曲，所以高下立見。當時許多樂隊都害怕遇到我們，怕給比下去。」

「有段時期我會同時接夜總會、酒吧、disco 的工作，凌晨 3 時至 6 時還會去音樂人下班後吃飯的場地玩音樂。故此我要凌晨 4 時半早走，乘 walla-walla（往來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電船）回家，6 時前睡，清晨 7 時左右起床，因為要 8 時前回中環上班。由於早上的交通會越來越繁忙，所以如果我 7 時 40 分不能出門，每遲五分鐘就要多花 20 分鐘才到公司。那時我長期每天只睡個多小時，所以現在每天有四小時睡眠已覺得很足夠。」

樂隊發展理想，令阿倫下定決心全力投身樂壇，自始展開一帆風順的銀色旅途，甚至要適應更忙碌的人生。

「全職在溫拿，加上後來獨立發展，我連續 14 年沒正式放過長假，勉強只有三次休息，分別是八天、三天和六天，我記得很清楚，因為其餘的日子全排滿了工作。」

擺平隊員的打架事件

溫拿樂隊成立以來，極少爭執，卻試過動手，而且主角是一向與世無爭的阿強。話說拍攝《追趕跑跳碰》其中一場戲，陳友扮盲人，要四處亂摸，竟將手指插進阿強的鼻孔，阿強隨即大發雷霆，還以顏色。

「阿強當時真的把陳友整個人抽起，最後是我勸止的。問他們究竟發生什麼事，才知道原來天氣太熱，十分難熬，阿強還被插鼻孔，所以忍不住就起手還擊。當時是吳宇森幫我們補拍戲份，他見勢色不對，就說停拍。其後阿強也知自己不對，於是我提議他擺『和頭酒』請隊員吃飯，我們就去了灣仔吃西班牙炒飯，事情就這樣了結。」

錄音室「放火蚊」 阿強肚皮變蛋糕

好兄弟沒隔夜仇，五個好玩的年輕人沒有改變他們的調皮本色，可憐遭殃的還是阿強。

「『放火蚊』的玩意是陳友想出來的。我們在錄音室練歌，見阿強躺着熟睡，陳友就點火柴，然後吹熄，再摘下焦黑的火柴頭，用牙垢黏在阿強的肚皮上。最初他只黏了一粒，我在旁覺得很有趣，於是圍着阿強的肚臍越黏越多，像生日蛋糕上的蠟燭。阿強仍然沒醒，於是我們點燃了那些焦黑的火柴頭，還關掉錄音室的燈。看着那些「火蚊」越燒越紅，實在太好笑，阿強也終於醒來，我們卻只聽到他說：『好玩嗎？這樣好玩嗎？』那就是我們經典的惡作劇。」

阿 B 舞台失蹤事件簿

溫拿的共同經歷數之不盡，難忘的當然不只隊員間的惡作劇，還有在馬來西亞登台時，主唱的阿 B 在台上突然失蹤，負責和音的阿倫只聽到自己的歌聲，奇怪之際，竟發現阿 B 衝上了觀眾席！

「我們在一個可容納萬多人的場地，沒有空調，舞台在場館中央，四周的觀眾席比舞台高，要走下長長的樓梯才到達舞台。那次我和阿 B 輪流唱主音和二音。到了第三首歌，我很投入地唱，卻發覺現場只聽到自己的和音，回頭發現阿 B 不見了！抬頭一看，他正在觀眾席，而且直奔上樓梯。當時我們穿的是色彩鮮艷的羽毛上衣，阿 B 是粉紅色的，因此我就看着他如《芝麻街》中的那隻大鳥般不停在跑，而旁邊的觀眾則不斷拔他衫上的毛！阿 B 發狂般直奔頂層，我們才曉得他要衝進廁所，應該是開場前吃過海鮮，他肚痛，所以急需解決。等到他回到舞台，人沒事，但身上的羽毛卻



被拔光了。」

酒店鬧鬼疑雲

樂迷看到偶像衝進觀眾席，當然會興奮得不能自控，但全球歌迷眾多的溫拿，狂迷追星的行為當然還有更瘋狂的，他們也見怪不怪。

「我們見過許多瘋狂的樂迷，例如一次到台灣宣傳，於高雄一間百貨公司的頂樓開記者招待會。歌迷聞風湧至，有人拉着陳友的鞋跟不放，在扶手電梯從地下拉到頂樓，最終陳友是掉了一邊鞋跟出席記者會的。」

拉着偶像不放已不算誇張，有人更是拚死要見溫拿一面。

「我們到馬來西亞一個偏僻的地方登台，住酒店以為鬧鬼，因為整夜不斷有人砰、砰、砰地敲窗，又有聲音叫『科拖、科拖』。後來才知原來有歌迷爬上我們的酒店房外，隔着窗戶要求簽名照片『photo』。由於大堂封了不准歌迷闖入，他們唯有爬牆上來，但當時我們住在三樓，其實非常危險！」

樂隊中言無不盡的營養主任

溫拿五虎一起成長，共度銀河歲月 50 載。他們各自在隊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阿倫就形容自己為「營養主任」。

「我常常請他們吃飯，也喜歡飲食。不過除了吃東西，我也可說是一名分析員，因為他們有事情想不通就會問我，工作以外的私人問

題也會跟我談。漸漸成為習慣，就會有點依賴我，也許我又比較八卦，願意替他們分析。我沒所謂的，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告別在即 盼留下美好回憶

溫拿成立十周年的時候，舉行過重聚演唱會，原來當時大家沒想過以後仍會再唱，但在台上看到觀眾熱情澎湃和依依不捨，於是阿倫就宣佈每五年重聚的約定。

「十周年演唱會圓滿結束，我高喊每五年重聚，其他隊員也沒意見，因為當下大家已哭成淚人。」

一直有傳聞溫拿要告別樂壇，本年（2023 年）夏季終於正式宣佈推出告別專輯與舉行告別演唱會，阿倫表示贊成。

「以往一直有傳聞，但我反對；這次我贊成，因為不能只顧自己的意願，也要考慮歌迷的年齡層。縱然溫拿樂隊在香港有象徵意義，但運行的馬達總有停下來的一天，不如趁大家仍有能力好好演出告別，讓觀眾留下美好的回憶。」

人生最大的榮幸與福氣

告別成了定局，但彼此的友情不變，阿倫回憶與隊友結伴的青蔥歲月，仍樂上心頭。

「跟溫拿一起的時光實在太開心，那些日子練習和工作，簡直快樂到不想回家，希望日夜都能見面。年輕的歲月，我們在電氣道練

歌，又四處觀摩其他樂隊的表現，更一起去青年會看許冠傑和 Joe Junior 演出。我們很羨慕許冠傑，沒想過自己日後也有機會成為台上的歌手。擁有溫拿這班兄弟是我人生極大的榮幸，也是福氣。」

感性時刻主持大局

兄弟班告別舞台，少不了淚灑當場的感人時刻，阿倫預料最快哭出來的是阿B，不過其實整隊也是「喊包」，為了穩定大局，阿倫會叫自己冷靜一點。

「始終要有人穩住場面，而我一直也擔當這角色，也預計歌迷一定不捨，因此更要控制自己，不能哭得太厲害。然而藝人總是感情豐富，由於演戲和唱歌也要短時間內投入，所以很容易被觸動。我有時看動畫也會哭，希望到時真的可控制大局，我盡量吧！」



未來以不變應萬變

完成告別演出後，阿倫表示會繼續音樂事業。新的計劃還沒有，不過他認為歌迷應不想他有太大變動，只要繼續演唱和出版新歌就行。至於未來，阿倫覺得無法完全掌控，但認為自己仍會有「黃金十年」。

「我自訂的『黃金十年』已經開始了，人在不同階段有不同想法，這是人之常情。經過數年疫情，發生了很多事讓我體會到人生無常。許多事情自己控制不了，也無法預計，所以我要好好珍惜。」

好兄弟的未來音樂路

聚散無常，可以肯定的是溫拿五虎對音樂的熱誠恆久不變。對於各人告別演出後的音樂路向，阿倫已心中有数。

「我不擔心阿B，因為他還會繼續個人音樂事業的發展。健仔也一樣，有自己的樂隊和提攜後輩的想法，他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樂於教導別人。陳友有自己的 studio，可以練歌和錄音，也會在網上直播，喜歡與別人一起 jam 歌。至於阿強，應該會淡出，他要安享晚年，更要與澳洲的生物接觸。他上次回港，我已覺得他似樹熊；這次他為告別演出回港，反應已經比數年前快了。」